

件文讀必部幹

斯列恩馬

論法方想思

行印店書華新北東

1949

馬 恩 列 斯

思 想 方 法 論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思想方法論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大連、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
錦州、承德、北安、營口、內蒙。

1949. 9. 五版 長. 16,001—26,000.

改造我們的學習（代序）

毛澤東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

目錄

例言

改造我們的學習（代序）

毛澤東

第一章 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

一——一六

一 列寧論馬克思主義與舊唯物主義舊社會主義的分歧

一

二 列寧論科學精神與革命精神相結合

二

三 列寧、斯大林論「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四

四 斯大林論兩派馬克思主義者

一五

第二章 理論與實際

一七——二二七

一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事實是共產主義的出發點。

實踐是真理的標準

一七

第一章 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

一 列寧論馬克思主義與舊唯物主義舊社會主義

的分歧

馬克思還在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說明：舊的唯物主義底一個基本缺點，就在於它不會了解革命實際行動底條件和不會估計革命實際行動底意義。馬克思底一生，除了理論工作之外，同時對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問題，也曾加以很大的注意。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底一切著作，和一九一三年出版的他和恩格斯的四卷『通信集』，給了極豐富的材料。這一種材料，現在還沒有收集完全，還沒有總括起來，還沒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們這裏只能作一個最廣泛的最簡單的說明，而着重地指出：舊的唯物主義因為沒有唯物主義的這一方面，所以馬克思曾經認為它是不澈底的、片面的、死板的唯物主義，還是很公道的。馬克思在決定無產階級策略底基本任務時，會嚴格地使它適合於他的唯物辯證的世界觀。只有以客觀態度估計某社會各階級——一無例外——相互關係底一切總和，也就是估計這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估計這個社會和其他社會間的相互關係，只有這種估計，才能成爲先進階級正確策略底基礎。同時觀察各階級和各國家的時候，不是根據靜的形式，而是根據動的形式，就是說：不是根據靜止的狀態，而是根據運動的狀態（運動的規律是由各階級生存底經濟條

件裏面產生出來的)。而觀察運動的時候，也不僅是從過去出發，而且是從將來出發，同時不能根據『進化主義者』庸俗的了解法，只看見緩慢的變化，而應根據辯證法。(列寧：『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四四——四五頁)

馬克思萬分肯定確切地規定了他自己那些與從前社會主義者比較起來是『新東西』的觀點。新東西就在於從前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爲要論證自己的觀點，只須指明羣衆在現代制度下受壓迫的事實，只須指明那使每個人都能領取自己所作出的東西的制度底優越性，只須指明這個理想制度適合於『人類天性』，適合於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算足够了。馬克思認為不能以這種社會主義爲滿足，他不以描寫現代制度，不以估計和斥責這個制度爲限，他同時還給了對於這個制度的科學說明，把這在各歐洲國家和各非歐洲國家內表現得不同的現代制度歸結爲一個共同基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給了對於這社會形態底動作法和發展法則的客觀分析(他指明了在這個制度下剝削的『必然性』)。同樣，他沒有認爲可以滿足於偉大空想家及其渺小後裔——主觀社會學家——所謂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適合於人類天性的斷語。他又以這個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客觀』分析來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變成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三四頁)

二 列寧論科學精神與革命精神相結合

這個學說(指馬克思主義——編者)，把一切國度的社會主義者都吸引得來，其不能抵禦的吸引

力，就在於：它把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精神（它代表着社會科學中的權威）與革命精神結合起來。把它們結合，並非出於偶然，不只是因為這個學說底創立者他自身就是學者與革命者這兩種品性底結合，而且是因為這學說本身之內就內在地與不可分離地結合着這兩種精神。的確，學說底效用，科學底目的，直接定下在這裏是：幫助被壓迫階級進行其實在的經濟鬭爭。

「我們並不對世界說：停止鬭爭吧，——你們底鬭爭全是沒有價值的。我們只是供給它一個真正的鬭爭口號。」

所以，依照着馬克思的意見，科學底直接目的，是供給被壓迫階級一個真正的鬭爭口號，這即是說，要能够客觀地表示出這個鬭爭是一定的生產關係底體系底產物，要能够理解這個鬭爭底必然性，其意義、發展方向與發展條件。它除非對於每一個鬭爭形態作仔細底研究，除非對於從某一個鬭爭形態推移到另一個鬭爭形態之每一步驟都很注視，使得它能够明瞭任何一刻的狀態，而又沒有忘却鬭爭底總性質及其總目的，即一切剝削與一切壓迫底完全的和最後的廢除，——它除非是這樣，就沒有可能供給一個「鬭爭口號」。（列寧：『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它底曲解』，『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八五——八七頁）

馬克思主義與一切其他社會主義的學說不同，就在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的情勢與客觀的進化途徑之分析，既具有完全的科學的正確性，而對於羣衆底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又加以最明確的承認——個人、集團、團體和政黨，它能發見並實行與階級發生某種聯繫，其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當然也加以承認——而且把這兩者配

合得很好。從馬克思底整個歷史觀點，對於人類底發展中的革命時期，給以極高的估價：在所謂和平發展時期中所逐漸積累下來的無數矛盾，是要在革命時期中去解決。在革命時期中，各階級對決定社會生活底形態起了最大力量的直接作用，並為政治的「上層建築」創造基礎。在新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上，這個政治的上層建築可以繼續存在一個長時期。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不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脫離了「常」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社會病」底表徵，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過激和錯誤底可悲的結果，而是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人類社會史中的最關緊要的、重大的、必須的和決定的契機。（列寧：『反對抵制』，見『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〇六——二〇七）

三 列寧、斯大林論『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編者按：關於此節，可並參看第二章第四節：『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需要最大的靈活性』，以及第四章第三節：『考察、研究民族特點，』特別是其中恩格斯的幾封信和列寧關於馬克思學說的一段名言。

我們的學說——恩格斯說，他是指他自己與他著名的朋友——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總被人忽視；這句古典的話，著重了那被忽視的一方面，著重得很有力而且明

顯。我們如果把這方面忽視了，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轉變成爲片面的、畸形的無生命的東西；我們把它底活靈魂剝奪掉；我們毀滅了它底基本的理論的基礎——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學說，所謂歷史的發展是無所不包而且是充滿矛盾），我們把它與時代底一定的實踐的任務（歷史每有一次新的轉變，實踐的任務也就變更）之聯繫切斷了。

在我們的時代，的確時常可以碰到一些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命運很注意的人，他們恰恰是把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忽視了。可是，人人都一定知道俄國近年來發生了極突然的變化，把情況變更得更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有力——社會的和政治的情況，這些情況最直接地立即決定行動底條件，因而也決定行動底目標。我當然不是指根本總目標而言。在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沒有變更時，根本總目標並不跟歷史底轉變而變更。很顯明地，俄國經濟的（而且不只是經濟的）進行底總趨勢，和俄國社會底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一樣，在最近的六年來，並沒有變更。

可是，直接的，當前的行動底目標，在這個時期中，變更得極明顯，正如社會的和政治的具體情況已發生變更一樣，——而馬克思主義既是活的學說，故在馬克思主義中，不能不把它不同方面湧現到前面來。（列寧：『馬克思主義歷史的發展底某些特色』，『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解放社』版，第一一八——一一九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說過多次，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針，而我想：我們首先而且最應當記着這句話。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學說不是我們背誦的教條，必須把它當作行動的指針，這，我們從來就說過

了。而我想：適應時機地行動，無論何時也不會墮落爲機會主義，而是變更策略。然而，這決不是背叛學說，也決不能稱爲機會主義。（列寧：『在莫斯科黨的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二十三卷，二三四頁）

馬克思主義中的俄國機會主義（即現時孟塞維主義）底特點，就在於它把馬克思主義加以學究式的簡單化，庸俗化、曲解其字句，背叛其精神（工人事務派和司徒魯威主義都是這樣）。（列寧：『給斯切津諾夫的信』，『列寧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五四頁）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既無經驗，既認爲不能臆造出一個資產階級的運動，所以在革命之前，當然不能提出一個正確的土地綱領。但是，他們也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革命已經開始以後，他們沒有把馬克思的理論適當應用到俄國新奇的條件之下來（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時常教訓別人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却反而把馬克思理論在別時代條件之下的應用，機械地搬到另一時代來。（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農民問題』，『列寧選集』第五卷，第二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深刻的各方面的學說。所以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常可摘引馬克思書籍中的斷章片義（特別是無頭無腦地摘引它），作爲自己的理由。（列寧：『致同志書』，『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中譯本，第二〇六頁）

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並非信條，而是行動的指南；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一類的『專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在於他們不懂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

重要的關頭上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主義時代以前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已說過：「政治的活動，並不是聶瓦街的康莊大道。」自車爾尼雪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之故，受了無數的犧牲。（列寧：『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七頁）

列寧的偉大處正是在於他不是書呆子，他知道吸取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由這精髓中，再去向前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斯大林：『論反對派』，『播種社』版，第四四頁）

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字句與本質分開，個別的論斷與方法分開。列寧能够發明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真理，正是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不是字句底奴隸，而能够取得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同上，第七七頁）

你們可以看見：季諾維也夫好像一個小學生，口頭上引用馬克思的話，玩味這些話，却忘掉了馬克思的觀點；同時他應用這幾段話的時候，所採取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

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話時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話時，他就是不顧某時代的具體條件，從馬克思在單個問題上所說的話中引證一些來（旁圈是斯大林自己加的，下同——編者註）用以代替馬克思的觀點。

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的話時，所持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季諾維也夫在引證馬克思的話時，就是用馬克思的某一段話，或某一個字來代替馬克思的觀點，不顧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具體的發展條件，把馬克思當時所說的話變為教條。

……把恩格斯這種適合於資本主義舊時代的意見（編者按：這裏是指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關於社會主義不能在單個國內建設勝利的命題），機械式的應用到資本主義新的時期，應用到帝國主義時期中來，這是不顧壟斷以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具體條件，而根據某一個字，某一段話，去曲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我在聯共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報告中，已經說過，在那時候，恩格斯這種公式，是唯一正確的公式。可是，應該了解，不能把前一世紀四十年代（當時還完全說不上衰亡的資本主義），來與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與帝國主義時代，與整個底資本主義是走向衰亡的時期放在一起。從前認為不能夠的，現在，在資本主義新的條件中，已經成爲可能而必需了，難道這還難明白嗎？（同上一六六——一六七頁）

在講到引證把戲時，我記起一樁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有個時期，這個故事曾在革命的工團主義者中間非常流行，這是瑞士一位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在斯托哥爾姆講出來的。還是一九〇六年我黨斯托哥爾姆大會時的故事。這位瑞士同志，把社會民主黨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時所玩的把戲，描寫得非常有趣，我們（大會各代表）聽了他的故事後，簡直笑倒了。故事的內容如下：當克里米發生海陸軍暴動時，海軍與步兵的代表去見社會民主黨，向他們說：近年以來，你們號召我們起來暴動，反對沙皇制度；我們感覺得你們的號召是正確的，我們——海陸軍——現在準備暴動，請你們給以指示。社會民主黨人癡坐了半晌，才回答說，他們非召集非常會議，是不能解決暴動問題的。海軍說：不能再遲延了，事情已準備好了；如果他們得不着社會民主黨人明白的答覆，而社會民主黨人不來領導這個暴動，那麼事情就會失敗。海軍和步兵隨便辭別出來，在門外等候命令；社會民主黨人果然召集了非常

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拿着『資本論』第一卷，拿第二卷，結果『資本論』第三卷也拿來了。大家都找馬克思關於克里米，斯瓦士堡的指示，都在找關於在克里米暴動的指示。在三本『資本論』內，關於斯瓦士堡，克里米及海軍步兵暴動等，沒有找着一個字（笑聲）。把馬克思及恩格斯別的文集也搬來了，大家都找指示，結果，還是一點指示也沒有找到（笑聲）。怎樣辦呢？海軍已經來了，正在等答覆。怎樣呢？社會民主黨員只好承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不能給海軍與兵士以任何的指示。瑞士同志末了說：『海軍與步兵的暴動就這樣地失敗了。』（笑聲）

毫無疑義地，這個故事有些過於誇大，但是，同樣很明顯的，這個故事和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時所犯的主要毛病，正是如出一轍。（同上，第一六八——一六九頁）

不可向那距現時四十五年和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要求，要他們預見在遠遠的將來，在每一個別國家裏所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的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給我們規定出對於那些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後，在每一個別國家裏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理論問題的現成答案以便使我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底後代子孫——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咀嚼現成答案；那就可笑了。（全場大笑）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向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提出要求，要他們不只是限於讀熟馬克思主義底個別一般原理，而要他們領會馬克思主義底實質，要他們學會估計到社會主義國家已在我國存在二十年來的經驗，最後要他們學會依據於這個經驗和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來把馬克思主義底個別一般原理具體化，使其更加確切更加完善。（斯大林：『在聯共黨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

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底黨，如果它沒有精通工人運動底先進理論，如果它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那它就不能實現其爲本階級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底作用。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力量，就在於它給黨以可能來在任何環境中確定方針，來瞭解周圍事變底內部聯繫，來預見事變底進程，來不僅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而且知道事變在將來應當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

只有已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黨，才能够有信心地向前進展和引導工人階級前進。反之，那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黨，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失去在自己行動中的信心，沒有能力領導工人階級前進。

有人也許覺得：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誠心來讀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中所有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學會按時引證這些結論和原理而以此自慰，並希望已讀熟的結論和原理將能適宜於任何環境，將能適宜於一切實際情形。然而，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是完全不正確的。不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看成是教條集錄，看成是教義問答，看成是信仰象徵，而把馬克思主義者本身看成是咬文嚼字者和讀死書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乃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它既然是科學，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個地點，——它是發展着和完善的。不言而喻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不能不以新經驗和新知識來豐富自己，而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

論，則不能不因時局變遷而變更，不能不由那些適合於新的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完全不是說要讀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並拘守這些公式和結論底每一字句。爲要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首先就必須學會區別它的字句和實質。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底實質，並學會在無產階級鬥爭各種條件下，在解決革命運動底實際問題時，來運用這個理論。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以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這個理論，要善於以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進它，要不怕根據這個理論底實質而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來代替其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和結論。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在第二次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由以下一點出發，就是認爲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乃是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適宜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固然，馬克思在七十年代會指出：不是國會制的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最適宜的形式。然而，很可惜的，馬克思這個指示，並沒有在馬克思著作裏得到繼續的發展，因而便付諸遺忘了。此外，恩格斯在其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中（在一八九一年）所作的有威信的聲明——「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特殊的形式」，也是無容置疑地說明：馬克思主義者正是繼續認爲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政治形式。恩格斯底這個原理，後來就成爲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也是對於列寧——的準則。然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

二月間的革命，却提出了新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工農代表蘇維埃。根據對於俄國兩次革命底經驗的研究，列寧從馬克思底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並不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這一點，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說在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中，就提出組織蘇維埃共和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最好政治形式的口號。各國機會主義者就起來拚命拘守國會制的共和國，而責備列寧為脫離馬克思主義，為破壞民主。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為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的經驗把它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則把它拉向後退，把它的各原理中的一個原理變成教條。

如果列寧會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而不敢用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新原理，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各舊有原理中的一個由恩格斯所規定的原理，那麼，黨，我們底革命，馬克思主義，就會陷於什麼情況呢？那麼，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蘇維埃就會陷於瓦解，我們就不會有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傷。無產階級就會遭受失敗，而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恩格斯和馬克思研究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曾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所有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裏同時舉行進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說的。這個結論，以後就成為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準則。但是，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已轉變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向上升的資本主義已變成垂死的